續宋宰輔編年録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八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景定元年庚申

吳潛賈似道並相

四月己酉吳潛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賈似道特授少師進封衛國公加封邑

三月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詔入朝夏四月進賈似道少

師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爲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託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及賈似道至又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引薦奔競之士受納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進倡優傀儡奉帝為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

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時蒙古以郝經為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講和之議蒙古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旣請遣經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或假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主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險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秋七月賈似道拘蒙古使者郝經於真州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遺書於三

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賈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於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於帝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啟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凶弱藩鎮强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以為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為後三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宴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特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

浹洽神宗大有作為高宗生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還從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為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為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

上即位之初過意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按納其使拘於邊郡蔽幂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内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或者必以為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言以為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夫以貴朝積累之盛富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為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大武斂戍之計縱使入境一日抄騎百千為羣雖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或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請以貴朝之事質之

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强宣政之間有意於恢
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以致變開禧之間
又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
事夫收復矣而徒敝師徒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
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溥横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
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昧
死强僭必言之而後安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
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假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
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遂以為玩本朝立國根據
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漢北一舉而取燕

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拓拾秦雍傾覆汴
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
以來未有大且強若是者而其風俗淳厚禁網疏闊號令簡
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豈得一遭變故便至渝棄者乎
且委如所傳非直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
安必能弭兵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不然則戰爭方始而
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至汲汲皇皇以應主上美意講
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
未厭亂將由是以締造兵端耶抑別有所蘊畜耶皆不可得
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貴朝

受命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曰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豳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於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鏖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鷙呂蒙之謀

盡出濡須下皖城攻合肥以戰為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觀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啟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天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亦是自北而南也夫邦交之事非獨貴朝然至貴朝而始盛自國初啟運剗平僭偽有廓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與契丹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

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隳墜崇好
遂與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兵甲不試安天下者又百餘
年由是觀之以交隣為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於貴朝也
故曰以和議邦交為國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大臣之
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為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已至於
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蓋本朝極
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為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
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
遂殄絕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啟此心蓋
其氣數亦當然也主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

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置而不問是殆必有横議之人將以熒貴朝誤陛下者就令貴朝所舉皆中國維皆獲遼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劃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為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既大矣乎且貴朝先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我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為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樂竊為陛下不取或稽留使人不為無故或別有蓋藏之跡不宜明白指陳不宜積而弗問陳說不答表請不報嘿嘿而已殆非貴朝之長策也不報驛吏棘垣綸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不屈

但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宜一切輕徇儻以交鄰國之道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指淮東制置使訪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荆州亦為似道所格不報

沐熠除知樞密院事

饒虎臣除參知政事

戴慶炣除同知樞密院事

慶珂未幾致仕明年卒

饒虎臣罷參知政事

虎臣以言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四年復原

官卒

戊龍榮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醴泉人

五月癸未沈炎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

景定二年辛酉

賈似道獨相

正月乙卯賈似道加太傅

似道等上玉牒日歷會要經武要略及孝宗光宗寧宗實録

詔似道皮龍榮朱熠沈炎各進二秩

戊子朱熠罷知樞密院事

熠以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奉祠為監察御史胡用虎論罷久之言官相繼糾劾送虎州居住咸淳四年詔令自便

侍御史章鑑復以為言驅之還鄉尋卒熠初居言路為理宗言境土日蹙調度事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禄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納焉惜其任情彈劾

一時名士若徐清叟呂中尤焴馬廷鸞亦皆不免焉

四月乙未皮荣龍除參知政事

沈炎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何夢然簽書樞密院事自右諫議大夫除

七月壬申陳韡卒

贈少師謚忠肅在福者故羣盜害為官軍所捕逸去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從韡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韡留隆興既而韡移金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滕王閣福恚其不見招道遇民愬冤者福攜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諸卒盡碎飲具官

吏皆惴恐竄去莫敢嬰其鋒韓知之遂擬建康署爲鈐轄福每恣横韓戒諭之不聽會淮兵有警步帥王鑑出師鑑請福行韓因厚遣之福不樂爲鑑用遇敵不擊託以葬女擅歸亦不聞於制置司韓遂坐以軍法福勇悍善戰時論以爲良將難得而韓以私忿殺之然福亦有以取之也

八月乙巳江萬里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除

萬里字子遠都昌人父燁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郡吏知縣者令其能杖韓健士璘俛首不答歸語燁曰吏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喜吏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氏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

里少神雋有鋒穎迹樂於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硯間以舍選出身歷尚右郎官兼侍讀史嵩之罷相速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匄祠省母疾不許屬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秘不發喪及挾妾媵自隨於是側目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閑廢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督兵辟為參謀官累遷刑部侍郎

十月丙午何夢然除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丙辰沈炎罷同簽書樞院事

炎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進大學士致仕卒贈少保炎居言路書劾高斯得李曾伯又劾左丞相吳潛奸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何其幷也然劾罷右丞相丁大全及其黨與差快公論云

十二月壬辰江萬里罷同簽書樞密院事

萬里為光純父所劾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甲午何夢然除參知政事

馬光祖同知樞密院事自觀文殿學士除依舊兼提領戶部財賦、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兼太子賓客

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歷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歷陳京師糶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連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至皆給錢助諸軍婚嫁拜端明殿學士荊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

謀悉罷滅予民修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公田法行光
祖遺書賈似道言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
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還提領户部財用兼知
臨江府浙西安撫使

馬裕齋光祖尹京府淮故之初吏具
績請諱公批曰祖無諱父母無諱光
奸史寶祐聞馬光祖尹臨安不畏
王府訟民不入賃房錢民曰房漏祖
則監滿林滿王若要房錢直侍光祖
集民捕蛙一村民犯集乃將冬瓜切
中黎明捕入城為門牟所捕械至前
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曰有知者否曰
通進妻語之妻曰與人通其人俾妻
曰故捕得意獄惱其夫於罪而據其

祖亦無諱所諱在強賊
賁底豪強庭無留訟福
判云晴則難卯鴨卯兩
任滿馬光祖知處州
作益刹空其服食蛙於
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
佳妻公卯疑其妻與人
致人如此又光往語之
妻也公窮究其罪遂真
妾并姦夫於法梓史

景定三年壬戌

賈似道獨相

二月皮龍榮罷叅知政事

言官相繼論罷以資政殿學士為湖南安撫使他日帝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庭應劾之謂每對人言吾擁至尊於滕上詔徙衡州居住未至而殁龍榮少有志略性伉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又以度宗舊學卒為所擯德祐初復其官

三月乙丑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 自右諫議大夫除

附鳳字　　人

五月前丞相吳潛卒

賈似道初在漢陽潛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屬江閫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銜之且忌潛豪雋兄弟以附麗登庸似道遂為飛謠以中之曰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黃緣攀附百蟲叢若使飛天能食龍語聞遂有循州之謫似道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作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之潛既歿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仍許潛歸葬德祐初追復原官並恩數繼贈少師

楊棟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自禮部尚書除

棟字元極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一歷校書郎樞密院編修官入對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悅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歷遷宗正少卿進對曰曰只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只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冤獄至為簡易遷太常少卿居起郎兼知滁州殿中侍御史周坦論罷度宗立為太子帝親擢棟詹事

十月甲子楊棟除簽書樞密院事

葉夢鼎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自試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除

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也七歲後於母族以太

學士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姦奇衺蠱媚於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强藩悍將牙蘖易搖草竊姦宄肘腋階變累遷國子祭酒陞兼史職尋以集英殿修撰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朝卒辭謝之改知建寧又改知隆興開慶元年復知建寧

辛未徐清叟致仕十一丙中卒

清叟授宣奉大夫守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忠簡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向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少貶云

景定四年癸亥

賈似道獨相

九月何夢然除知樞密院事

楊棟除同知樞密院事

葉夢鼎除簽書樞密院事

景定五年甲子度宗十月丁卯即位

賈似道獨相

五辛月卯楊棟除參知政事

葉夢鼎除同知樞密院事

賈似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為厲民乃止

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為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

姚希得除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希得字逢源一字叔剛潼川人寧宗末第進士理宗累擢太府寺丞兼沂靖王府教授疏言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朝廷者萬化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早定事不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即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憑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

於影響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
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
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彊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
下何為而不稍伸國法令女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
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作明作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陛
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姦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
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復而未去不幾於
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之累遷宗正少卿兼權
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西方用
兵有為嵩之復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辦帝有意再用知希

得必執之出旨諭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泳與祠之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論罷久之起歷户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為閫帥乃進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歷華文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希得創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帝聞之一再降詔獎諭加寶章閣學士尋加刑部尚書依舊任兼淮西總領

清夜錄曰胡文定公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於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衛親兵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

呂佼以虎賁百人逆於廟門呂佼者太公望之子也自諸侯
入典親兵猶今殿步馬軍都師也熟德世臣總同禁旅虎賁
衛王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矣宋朝法前代命三衛分掌
親兵正為强本弱支之計文豹見朝廷自淳祐中邊遽稍稍
不為遠慮軍政日弛兵額日虧殿步戎旅稀疏已甚及寶祐
以來北兵寇蜀又未克定內事外至調閩浙諸郡兵而每郡
卒不過三五百人而已今春姚給事希得附奏云朝廷近調
一萬三千人赴工流僅取吏姓名曾未有即日就道者軍將
布留在所必誅也而朝廷乃倥偬他務視此為萬事中之一
事若有若無且作且止是必待閉城門而後開若莫行祖宗

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
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産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
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之
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
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伍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
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
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
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
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
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言江西買田之弊

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界所言者因歷述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六月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以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荊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言路見胡騎

而後括金銀也竊怪今日合三衙與東南之兵猶調遣不意蜀之見兵僅八千人虜入動數萬其何以支若以招兵易養兵難臣則有傾國力一策范鎮曰欲備雲南莫若寬兩河之民今朝廷若只欲取辦於諸閫諸閫又不過取辦於民民力竭矣臣謂今牙契一局及江水分司歲可得三千六百餘萬即可養六萬兵歲幣銀絹歲二十萬匹兩本以和虜今既不用即可養一萬兵內帑六設本以備邊金帛充斥歲絹二十萬即可養一萬兵不知朝廷吝此何為商亡而鹿臺在秦亡而敖倉在漢亡而西園在隋亡而洛口在適足為寇資爾文豹謂工在位日久明習國家事修戎備談切非所吝皆當國

省無遠略故玩安忽危苟且歲月聞慶初元鄂廣繹騷廩佐
軍需犒將士資帥閫銀楮動百千萬計以至省賦斂蠲逋負
釋禁錮弛繫囚出宮嬪收遊士皆出聖意也

七月賈似道乞避位不許

四月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和糴思有以變法
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
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
御史虞毖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
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
楮幣未容緒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

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償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誥准三千楮將仕郎誥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誥准萬楮承信郎誥准萬五千楮承節郎誥准二萬楮安人誥准四千楮孺人誥准二千楮民失實産而得虛誥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輙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功爭以多買為功似道又以陳訔住秀湖廖邦傑住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

等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燠文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璞劉子庚鎮江則章坰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黄伸坼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可以歸併抑買田經者朝廷惟以買公田為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進秩有差五年三月賈似道言官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官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

歲一更初買時上下迎合惟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租收有虧則以其額取足於田主遂為無窮之害秋七月甲戌彗星見詔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多上書以為公田民間不便愁怨所至於是賈似道上疏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藉藉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九月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

之地尺寸皆有税民力並困度宗咸淳三年十二月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工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害成者又每倡為優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姦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編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

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遲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公租納重而額亦重則佃者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執事人皆得為侵漁之計全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須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

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後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輸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迨於宋亡遺患猶不息云

似道行富國強民之策是時劉良貴為都曹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為浙漕遂交贊行公田之法民間騷然有為詩云襄陽歷歲困孤城豢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其後又立推排打量之法自役民產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河山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

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志為官為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嶢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煙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樞密使文及翁作百字令詠雪以譏之云沒巴沒臂煞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是道是祥瑞最苦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川原是我的古杭集記

楊棟罷參知政事

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於朝乞棟為山長詔從之因卜居於台尋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不拜以舊職提舉洞霄宮復依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以監察御史胡元虎言罷仍奉祠加觀文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奉祠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卒遺表上帝輟朝特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方賈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為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於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者　十月帝崩世史正綱曰史稱帝自

繼統首黜王安石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四書丕變士習後世以理學復帝王之制者自帝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嗚呼天地間惟理為無偽至誠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博厚而高明蓋此理出於天而存於人心本之以為學乃天地元氣之所存帝王治道之所出豈人私意所能掩蔽而泯滅之哉濂洛之學得孔孟之正傳不幸為小人所混亂遂使不逞之徒得以藉口而攻擊之然事久則論定人心之天理無終泯之理況此學乃聖人之大經大法者哉理宗適逢其當明之會非真有闡明恢廓之功也而得自古帝王所未有之謚豈非幸哉夷考其所存所行其與理合也蓋無幾史亦

言其嗜欲既多意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嗚呼虛之一言其理宗膏肓之病歟夫上以實自居猶恐下之人應以虛也況倡之以虛哉人知帝之所好尚在此往往慕而傚之處學校者借濂洛之書以為課業應科目者剽濂洛之言以為程文及其仕宦所至立書院祠堂以為崇儒表遺書語錄以為示教遂至天下從風而靡凡勤政事者即目為俗吏固邊圉者即目為麤才甚至讀書作文者亦目之以玩物喪志焉一時任用者多作偽趨時之人同聲附和稍有議及之者則以陳賈胡紘目之是以人才大壞高談有餘實用不足權奸用事知其無能為引以為助一時

居高位據要地者多憒憒不事事之徒遂至百事廢弛九廟邱墟而與晉之清談梁之苦空同一其歸是豈理學之罪哉假之者之罪也濂洛之傳所謂明德新民之實學全體大用之極功博厚高明萬世萬弊者也豈若是哉大抵論事者當即其效觀之宋亡於理宗雖曰末運亦人事使然也余特推源其流弊之極以為世戒焉耳若其慕道之心崇儒之意亦豈可少之哉後世人主其尚以誠實為務毋徇虛名以嫁禍於斯文而貽世道之憂

十一月乙未葉夢鼎除參知政事

姚希得除同知樞密院事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九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度宗

咸淳元年乙丑

賈似道獨相

二月乙未姚希得除參知政事

江萬里除同知樞密院事

壬戌王爚僉書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除

爚字仲潛一字伯晦新昌人登進士第歷官兼侍讀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說之理宗聞之甚喜

遷禮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以內祠兼侍讀　王應麟曰王相揄嘉興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溫太真絕裾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

三月壬午賈似道為攢宮總護使

四月甲寅賈似道加太師依舊右丞相兼樞密使

初理宗在位久儲宮尚虛帝時在忠邸欲立為嗣以問宰相吳潛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理宗怒似道聞之因陳建儲之策意在傾潛潛去而似道獨相帝遂立為太子既即位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

所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

陸平棠公華龍千一術從聚初皆以卧算幻佳
景世棲叟編尾秋門九頭處遣調數治真出工
思也磨于記放難公軌補齒算詞千润閒蓮人
甘要盾讀江班光于看斕風富藝計山不采糖
州東夜山上回甲做千山癸日語老母到新多
歌遂無川秋早子赤鉛龍案杆耳俾猶人院令
云赴眠爭風廖平罵進華江棋陳翹住間宇詞
滿工知覦鯨瑩頭繡路蟲如如惟館養一花大
清是重階麓中攬案庭斷繞許善騰每半外稱
平何間符張木一消阮藻楚爭賓考歲神竹其
世年宇端雪蘭過得五宮氣一鼎以八仙竹意
界消街象雁花本道侯滿餘著詞第月先邊其人似
慶得活又徹慢訛班深千幾吾云甲八占山辭每道
秋清人扶迷云汾斕綸門猛其神乙日取軒曰治害
成時萬紅煙諸陽衣好魚聽徃鰲一似留見天事作
看鐘萬日一請考好好綸甘左誰時道一倚工畢半
看鼓合中時君看儘一裁泉扶斷傳生半采摘別閒
斗不壽天幾首金龍部斷捷笑幾捕長與閒星入亭
末坊十四多眼盤看太紅報項十為四公人班亭以
三平千懷人來露鴉平塵天又年之方閒生青中停
錢地晃下物看滴鬟六飛衣十再紙善閒半打雲
論神鷺走只我瑤天典不細年乾責須似最度坐水
從繼歲奉我福池上一到意生坤然者道難關有道

萬稱日詞中曾處雲天　聲語衣形君翠堂有問來
兵美有周類參比邊語力慢瑶前色試雲薑茶平沽
咲一桃佳草衰周西不須云危佩每數今千繞戍國
迎客符然坪服公風遺彌提緩尋向此兩千升來論
珠獨一夾之湖多萬人年書舉常靜樣霏歲寵微珈
履笑駢之徒山簡類知年連要事中樣霏工更妙範
三曰云大而今綠吹一八晝見分觀懷香天有做一
千若咲排歸有衣齋片月甘我付琪頃滿將約僔無
容是迎安舟車且歸開八酒何雨花得仙相杏王遊
貫則珠得乃開侑舟心曰適心山路乾宇平船亦豐
大客稷有散之以更鵝長首西客相坤一地覽要年
喜居三著商垠僥歸外記新湖與樓住清神秋留掷
厚主千綠名旦語何被他來萬天雨開透仙風公偫
贈位客衣也所云處乾三喜頃證池情微趙未住開
之矣生之貫謂綠足坤月江來取壽中深從曾把民
其何擁周大三衣天繫三免去此物許無索吹西一
他不縱公喜月牽敦足時眉自老年聽底際前湖鈍
若曰猴乎既三觥家虹平許鷗平年萬秋塘但一餘
咸生百　而者古在玉生大鶯生弦物水柳砌曲事
行擁萬似語盞無蘇園事搖郭可月氣也云簡分笑
塞貌兵道客須一堤腰想當居向時氣無指長入試
北鄰人開曰其品千閣只人安青序從流庭倚林間
幾百皆閣比庚之千閣和間聲天倚來處前北園若

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陽春青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皆門客所論獻也賈似道柄國時浙漕朱浚每有劄子稟事必稱其萬拜時人謂之朱萬拜浚晦翁曾孫也

五月丙戌賈似道除鎮東軍節度使充侍讀仍奉朝請

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麤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節制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續宋宰輔編年錄

閏五月江萬里除參知政事

王爚除同知樞密院事

馬廷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權禮部尚書除

廷鸞字翔仲樂平人甘貧力學登淳祐七年進士第歷官太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強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迕遷秘書省正字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鸞彌欲鉤致之廷鸞不為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持屋往瞷馬廷鸞素厚持屋且同館不虞其諜也密露大意持屋紿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為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屋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翌日以

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入廂覘士索奏藁藁雖焚聞者浸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為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向居中言路無肯言者諸學官抗疏疏上即行會日食與秘書省同官局因相與草疏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嗾聞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對曰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兼權樞密院編修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遏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歷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

脈史院時召用宋臣廷鸞極言不可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人多所繳駮遷禮部侍郎　廷鸞論女禍曰按胡氏之說足以盡西京外戚貽禍之本末矣富因是而極論之天地間有陽不能無陰陰而乘陽則宇宙分裂人極隳亡矣歐陽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蓋爲唐末一時言之耳以古今大勢論則女禍深矣少女子能蠱惑人主以亡國老女子能崇長外戚以亡國三代之亡國皆由此物矣周之東遷以褒姒周雖不亡於此已衰於此矣秦后始有宣太后穰侯之專莊襄悅美姬以易其宗漢高帝起於閭閻呂氏初無功於王業也而漢初諸人之論每以爲呂氏雅故推轂高帝就天下又

謂呂后與高帝共定天下是以諸呂之心自謂與諸劉等惘然有取而代之之意而後動於惡中間霍氏擁昭立宣陰妻邪謀特覺之早耳而終不免莽新之亂焉曹魏之見篡於司馬氏也一再廢弑專以母后為之主及晉武帝平吳之後耽惑女寵楊賈賓召五胡亂華之禍天下既為南北矣齊陳以女色亡元魏以淫后亡隋文帝起外戚以篡周唐高祖主外戚竊宮妃以取隋太宗寵武才人聞聚麀之醜子孫獵馬祿山之起為太真妃也唐雖未亡於此而已衰於此矣河朔失而動兵亡東南虛而鑾禍起非權輿於天寶末乎梁(朱)以女寵開子禍而亡後唐莊宗以劉后殺功臣新軍賞而亡皆女子

之為也（編年）

十一月留夢炎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權禮部尚書除）

夢炎字　衢州人登進士第一

咸淳二年丙寅

賈似道獨相

正月癸丑江萬里罷參知政事（除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

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為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似道以去要君帝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　似道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

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里四匄祠不俟報竟出關去

四月壬午姚希得罷參知政事

希得為言者論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丁亥王爚罷同知樞密院事

爚以病乞奉祠休假皆不許

五月甲寅王爚除參知政事

留夢炎除同知樞密院事

包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為諸父門人講大學諸父驚焉嘉定十二年第進士自金谿主簿歷通判台州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屢有捕寇功累遷福建提點刑獄兼知建寧兼轉運判官歷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寇為亂恢單車就道討平之連進秘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為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得其情孀居與僧通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

龍中與達於外命沉于江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懟於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以湖南轉運罷使度宗即位召為刑部尚書

十一月乙亥趙葵小師武安軍節度使致仕自觀文殿大學士除舟次小孤山卒年八十有一是夕五洲星隕如箕贈太保謚忠靖　初葵與兄范帥淮時全子才劉子登在幕子才富入朝稟議而入洛之師實由二人造詞恢復以誑廟堂與帥府也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於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邊面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有適呈緣竿技者曹西大賦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腳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杭

咸淳三年丁卯

賈似道程元鳳葉夢鼎並相

正月壬辰王爚除知樞密院事

葉夢鼎參知政事自知慶元軍府事除

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理宗復上攝少傅歿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至是再召為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

常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第進士歷監察御史兼崇政殿

説書疏言邊閫三事曰辟實才奏實功招實兵朝廷二事曰選主吏擢正人累遷刑部尚書

戊戌宋傳賈似道特轉兩官二月乙丑除太師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就赴都堂治事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

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賄求美職圖為帥閫監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衰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天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安置於建昌軍籍沒其家似道一日招馬廷鸞葉夢鼎飲行令舉一物與人還我一聯詩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之與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廷鸞云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予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我有一張犂付與農夫農夫得之與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西湖遊覽志蒙古主微諸路兵命阿术侵略襄陽先是景定二年蒙古主以朝廷拘因郝經屢遣使詳問不報乃諭將士舉兵攻宋且下詔曰朕

即位之後深以戢兵為念故前年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啟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言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遂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並道而進以為問罪之舉時賈似道方論鄂功專務欺蔽朝廷不以聞似道又忌諸將欲污衊置之罪乃行打算法於諸路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為贓私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而向士璧曹世雄下獄

死劉整時為潼川安撫使亦以邊賞為蜀帥俞興所持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於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既得整由是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為虞時呂文德守鄂有威名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以圖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果許之至是整入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略取襄陽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湖口曰

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勿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

三月壬辰程元鳳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事進封吉國公加封邑自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除

三月丁未程元鳳罷相

元鳳為監察御史陳宜中所劾依舊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

六月壬戌馬光祖參知政事自沿江制置大使除

乙卯王爚罷知樞密院事

爚乞祠祿乃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四辭

不許八年除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八月辛未葉夢鼎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除

夢鼎累辭不許

留夢炎除樞密使

壬戌常挺除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進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

馬廷鸞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一月庚戌常挺除參知政事

咸淳四年戊辰

賈似道葉夢鼎並相

正月乙巳留夢炎罷樞密使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起居郎知侍郎

八月壬寅賈似道葉夢鼎各進二秩

九月蒙古劉整與阿术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

十一月常挺致仕

挺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卒贈少保

包恢致仕

恢歷任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課鹽覈理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開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嘆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納理宗欣然曰朕何嘗怒直言度宗亦拔重焉恢侍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僮僕臨終舉盧慎卧簀窮約事戒諸子斂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贈少保謚文肅且厚賻焉

咸淳五年己巳

賈似道葉夢鼎江萬里馬廷鸞並相

是年七月夏貴襲蒙古阿朮於新郢敗績十二月癸酉呂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因疽發背卒

五月癸亥葉夢鼎罷相依舊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福建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總管進封信國公

夢鼎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議及死其子覬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為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於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

上書言似道專權罔位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而夢鼎屢
上章言乞開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榮楊妃革相無拜吏
贊拜夢鼎以勿拜之趣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進少保
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
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
七年再充醴泉使
馬廷鸞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甲戌江萬里參知政事（自湖南安撫使除、進封南康郡公）
三月庚戌程元鳳致仕
元鳳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尋卒贈少師初元鳳在

政府一契家子求貳令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為言元鳳曰先公昔相薦者以其祖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職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雷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前日彈劾成其才今日擢用盡其才也

戊辰江萬里左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進一秩除

馬廷鸞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進一秩除

五月己酉馬光祖罷知樞密院事依舊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光祖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士不出死力於邊閫升碎捐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己黥臺吏以泄其憤尋為監察御史曾

淵子言罷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謚莊敏光祖有理劇才風
績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咸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咸淳六年庚午

賈似道江萬里馬廷鸞並相

正月丙寅陳宗禮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宗禮字立之袁甫為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淳祐四
年第進士歷著作佐郎入對言天下方事於利欲之中士大
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後升著作郎遷尚左官郎兼
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禮嘆曰此可一日居乎
陛對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

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還至秘書監以監察御史虞慮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中起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兼侍讀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工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獻者必誅因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實於慎獨也擢部禮侍郎兼給事中宴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以益宗禮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希殷勤不知費幾州血汗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不報再遷權禮部尚書乞祠不許以

華文閣直學士為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

江萬里罷相

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尋為鮑度所劾罷相以觀文殿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

九月與疾去任依舊職提舉洞霄宮時年七十有六矣

趙順孫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侍郎除

順孫字　人

八月癸巳賈似道求去不許

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

始生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亭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醝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似道居湖上一日倚樓閒睡諸姬皆從有二人道裝羽扇乘小舟遊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汝願事之當留納聘姬笑而不言逾時令人持一盒喚諸姬至前曰適為一某姬受聘啟視之乃姬之首也諸姬股栗 似道有志異遇一折子者以杖畫地作奇字折字者曰相公之

志不諧
池使人
闇淮來
有徐相
賢揹害
滿擁心
朝野
史

矣道立又不可道可人不立似道然然禮道之恐事
害諸遂凶洲進覽志　貫似道名父子乃父賈污開
與圖亶勞似道節闇雨淮劫爾父之玖習夫何闇材
材不足自當輸以來收恰古銅器法書名畫玉器玲
全银貨泉出用撺玉排驗以元老之尊僞就與賤榻
夷抑貪財好也一至於比敗壞宋圖遺吳萬年　三
有詩識之曰湖上樓臺湖下船平章醉酒懶
朝天洞書莫報襄陽急新得城荀正少年

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高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安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時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郡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

比校中省元卷字紙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鈁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　宋時臨安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間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必使去其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為諭動以坑儒惡聲加之君相略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納賄豪奪庇奸動搖國法作為無名之謗扣閽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訴雖京尹不敢過問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為敵重修丙辰監令榜

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烹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唐去大猷題名之石以為敗群之罰自此之後益横益甚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膳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似道要君去國則工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稍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乃緩乎益大全之治三學乃懲嵩之之不敢為似道之不敢輕治乃墮大全之無能為至彭成大之為前廓竟摭其平日之贓決配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

其術亦大過人者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似道毅然行之凡應舉及免舉人州縣給歷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於歷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妨偽濫時人有詩譏之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却把科場惱秀才又有為沁春園詞云國步多艱民心靡定誠吾隱憂嘆浙民轉徙怨寒嗟暑荊襄死閱歲經秋虜未易克人將相食識者深為社稷羞當今亟出陳大諫箚借留侯迂闊為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況君能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貫宜仍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勘吾元老廣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詞云士籍令行條件分明

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何氏試問於妻何與馬卿保舉那富者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於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算行關改會限田放糴生民凋瘁膏血俱朘只有士心僅存一脉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倫陳堅伯大附勢專權西湖遊覽志

世史正綱載是年賈似道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因而斷之曰嗚呼處士橫議必在國家末造之秋當隆盛時無此事也方漢盛時無有所謂浮議也而鈎黨之興乃在桓靈之世宋時亦然然漢之黨也以義宋之黨也以利益宋以忠厚立國不殺士大夫當時士夫穀然以氣節自高名義為重一遇國家有事輒明目

張脩別是言之不少顧忌往往以此得美名躋顯位不幸觸忌諱遭遷以去及其事久論定直聲勁節亦從此益大以著士大夫習見其然其中不逞者遂借此以為取名之階進身之徑其流弊之極遂至學校所養之士亦效尤之至於景定淳祐之間朝廷任一宰執用一臺諫稍有不合衆心三學之士相率攻之必去其人而已稍不如意則加以無名之謗造為不根之言或有所行遣則必借秦為諭動以焚坑惡聲加諸君相一時權相如丁大全極力與之為敵方大猷者與力其間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既去而大猷題名之石亦被磨去以快宿憾自是之後恣橫益甚賈似道入相度

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之於是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三學之志咲其利而感其恩目擊似道之誤國喋不敢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也上書贊美挽留之無所不至嗚呼三學諸生平日所以扣閽上書經臺投卷者無非仁義之言聖賢之道至是其心跡盡露矣嗚呼士大夫之在學校者讀聖賢之書受教養之恩其尙當知所以自守而毋蹈宋人之失哉或曰學校之士遇國家有事上下蒙蔽之時亦可以默默歟曰漢之王咸唐之何蕃宋之陳東當言而言專爲乎國而不爲乎私是固君子之所與也　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李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

乎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闕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蒙古張弘範言於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從弘範率兵於鹿門自是襄樊道絕而糧援不繼

十一月乙未陳宗禮致仕

宗禮進資政殿學士兼參知政事致仕尋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盱江郡侯謚文定